

红柳

HONGLIU

张长弓 著





红柳

张长弓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紅 柳

张 长 弓 著

方增先插图·装帧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上 海 延 安 西 路 153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14 号

上海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0198（初中、高小）

开本 850×1156 毫米 1/32 印张 5 7/8 插页 4 字数 97,000

1966 年 5 月第 1 版 196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155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99

定价：(4) 0.46 元

目 录

一	小九莲	1
二	巴图伯伯	9
三	两条路	21
四	奶奶的心	37
五	送孙女	48
六	小小炊事员	59
七	路遇	76
八	小小管家人	87
九	狂风大作	103
十	连阴雨	115
十一	一场风波	131
十二	泉水长流	145
十三	水到渠成	160
十四	新芽	168
十五	林场建起来了	178

一 小 九 莲

我们益和塔拉草原和别处的大草甸子比起来,可是大不一样。假如打个比喻:别处的草滩就像是细羊毛织出来的绒毡,茸茸和和的;我们这块草场就像是羊胡子草编的席子,硬硬梆梆的。别处牧场的剑草、香蒿足有溜腰深,咱这儿可全是紫格英英的、贴着地皮的山花椒……一句话超百宗,咱这地场比人家那水草丰美的大草原可差得远啦!

别看条件不好,人们的干劲儿可足兴。牧业上,百母超百仔,还发展铁蹄马、荷兰牛和那闷头闷脑的细毛羊;林业上,栽起一条又一条的防风林带,那简直就是绿色的长城嘛。光这些个不算啥,公社里还打算组织一支治沙队,深入大沙漠里去,要彻底消灭沙害!

这是公社的书记跟小九莲的奶奶说的。他盘腿坐在游牧人的帐篷里,打开皮挎包,摸出一张地图摊在膝盖上,用烟袋锅点打着地图说:

“咱益和塔拉是一块宝地呀，老额吉^①哎！有党的领导，有毛主席给咱们指引方向，咱全中国一切地场都是宝地。没听说吗，山还能挪哩，海还能造哩，铁树还能开花哩，改造这么一块沙滩还费难吗？别看沙包大、草场赖，咱们不怕它，老额吉！”

奶奶急燎燎地问他用啥法子来改造牧场。公社书记笑眯眯地说：“旗委已经作出决定来了，决定两个公社联合起来组织一支常年治沙队，就要打起大红旗向益和大沙坝进攻了。”

你知道益和大沙坝吗？老高老高的，顶着天，正正当当地挡在益和塔拉草场的前面。那大沙包呀，一个接一个，一层连一层，可怕人哩。爬过沙包，就是那一眼望不着边的沙海。老远一看哪，细沙弯黄澄澄的，白眼沙明亮亮的，瞧不见一棵树，瞧不见一片草，就连鸟儿都不敢从沙海子上空飞过来，怕渴死怕晒死呢。响晴的天，你会突然听着呜隆隆的响，哪儿打雷呢？不是打雷，那叫作“响沙”，是大沙包吼叫哩。大沙包没长着嘴，可是会叫唤，你说奇怪不？

刮风天，那就更坏了，一个一个的大旋风，上触天，下触地，擀成团儿，拧成绳，铺天盖地卷过来。天，不蓝啦，

① 额吉，蒙语，即老媽媽。

是黄澄澄的；草滩，不绿啦，灰不溜湫的。人们躲进蒙古包里去还得点上油灯哩。

就是这个死沙坝子，每年往前滚、每年往前滚，像豹子蹿进羊群那样，一口咬一只，一口咬一只……要是豹子来了，小九莲早就抡起芟(shān)刀砍它了；要是野狼来了，小九莲早就下上铁枷子打它了；偏偏是那么老高老高的死沙坝子，叫人干攥着拳头着急，使不上劲啊！

这回可好了，咱们公社要治沙了！

那些日子，小九莲的心眼里像喝了鲜奶拌蜜那样甜。放羊羔的时候，心里想着去治沙，连小羔儿咩咩的叫声都听不见；坐在锅撑子前煮肉的时候，也一心惦着去治沙，不知不觉地多放了一把咸盐。夜里做梦，梦着公社的治沙队开过来了。吓，看那浩浩荡荡的一队人马呀！看那鲜亮鲜亮的大红旗呀！哎呀，治沙队里还有小九莲的同学呢，小桑布、小叶喜、小琪琪格……

“小桑布哎——嗨呀！”九莲列着架势高声地喊。

“小叶喜呀，等等我！”九莲拔脚去追治沙队，却怎么也撵不上。

治沙队走得很快，不大一会儿就消失在沙弯后面了，只留下了他们那向沙漠进军的歌声，是那么样的雄壮、豪迈。

向前向前向前——

我們的队伍向太阳……

小九莲在梦里唱出声音来了。这么高声大气的一唱，把奶奶吵醒啦。奶奶翻过身来，把滚掉的皮被子重新给孙女盖好，掖得严严实实的。春天的夜晚很凉哩，特别在这盆和塔拉草原上，夜风硬着哩，别把孙女冻着咧。听听，九莲又唱起来了，鼓足了劲儿，有来道去的，闹得奶奶也乐了。

“九莲，九莲！”奶奶推她一把，轻轻地叫着她的名字，“做什么梦啦，唱歌歌的？看把你高兴的！”

九莲醒啦，知道是做梦，就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，老半天、老半天也顺畅不过来。“哼，还高兴哩？”九莲心里想，“连治沙队都撵不上，真是废物！再说，小桑布为啥不答碴呀？小叶喜为啥不站下来呀？那么大声喊他们，能听不见吗，耳朵里都塞上羊毛团啦！哼！当上治沙队员啦，就不答理人呗！”想着想着，自己噗哧一声笑出来，“小桑布跟小叶喜呀，可真冤枉，好模好样的就落下埋怨了，嘻嘻。”

奶奶问：“九莲，梦见啥啦？”

“治沙队！”

奶奶看出了她的心思，就柔声柔气地劝说：“乖孙女

儿，可别这山望着那山高，放好了羊羔就是为公社集体经济出力嘛。你小小的人儿，还能去治沙啦！”

九莲最不爱听奶奶这个话，小辫子一拨楞，撅起嘴来：“不嘛，人家就要去，咋啦就不能去！？”

“你小小的孩儿……”

“谁是小孩儿？我都初小毕业啦，都成了生产队的放牧员啦！兴他们去治沙就不兴我去？他们长着两只手丫子我就没有？”

奶奶笑啦：“睡吧，睡吧！丫头！好高的心性！”

第二天，没等着九莲去麻缠奶奶，奶奶就问上门来了：“九莲，你是喝过墨水的人了，知道益和大沙坝是个啥样的地方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离咱这儿二十里地，爬过沙坝就是沙窝儿，沙弯里还有几户人家，我们上班同学巴根的家就住在那儿……”

奶奶打断了九莲的话，问她知道不知道那沙坝对人们有啥害处？

九莲说：“谁还不知道！益和大坝是大戈壁的风口嘛。大戈壁就好比簸箕沿儿，益和大坝就好比簸箕口，要是搅起黄风来呀，连小羊羔都能刮上天去呢！”

奶奶好像头一回听见这样的事，故意说：“吓，那么大的风！”

“当然啦！”小九莲把在学校里学来的、关于戈壁沙漠的知识全掏出来了，“大戈壁是横亘在我自治区东北部的一大沙系，它每年滚滚南移，侵蚀牧场，毁坏农田……”

奶奶点着头说：“小九莲哪小九莲，别看你是沙窝里长大的孩子，你对沙窝儿知道得还是太少了。”

“您要是答应我跟着治沙队去了，那不就对沙漠知道得多了吗？”九莲歪着头调皮地问。

奶奶想着试探试探孙女儿的坚决性儿，就说：“人家治沙队员们，都是挺头竖脑的大小伙子，公社把他们派了去，是要跟沙害作斗争啊！你去能干个啥？谁要你这么个毛毛丫头！”

小九莲最厌烦“不要”两个字：“咋啦不要？我才不听那个邪呢！就去！就去！就去！”

奶奶说：“治沙，可不是小孩子摆奶食玩儿……”

九莲说：“呀——要玩到咱草地上玩，谁稀罕上沙窝里去打滚儿！”

奶奶说：“治沙，要吃大苦哩，可不是到草地上去摘花捏草。”

九莲说：“呀——人家可不是扎个草刺儿也吹几口气的娇嫩人！”

奶奶不再说什么了，眯起眼睛想心事。她在想：闺女有心劲！好大的志气！可是……才十三岁呢，小了点儿，

她到治沙队里去能做什么呢？

九莲明白，奶奶可盼着治沙队开进来哩。从打公社书记说了那么一句话，奶奶的心眼里就像开了一朵火绒子花。她走起道来带着一阵风，说出话来响起一串笑，从清早出牧一直到夜里才回来，每天都要放牧十五六个钟头。奶奶说，咱这块牧场水草不好，得让羊羔儿慢慢地吃，放长了空儿吃，人家治沙队都能让大沙包搬家哩，咱娘俩就经养不好这群小羊羔！？

奶奶虽然没跟九莲明说，聪明的小九莲早就看出来了。这些日子啊，奶奶心里那朵火绒子花开得多鲜艳多美呀！老人家心里想的是：海海漫漫的黄沙窝变成翠绿的草滩，清亮亮的河水流过平坦的牧场，蓊(wēng)蓊郁郁的林带长起来了，一堵堵绿色的墙，挡住风头，拽住风尾，益和塔拉草原再也不受白眼沙的害了。

盼哪，盼哪，奶奶盼着治沙队开过来，小九莲更是盼着治沙队开过来。她要看看那些治沙队员都是什么样的英雄好汉！“哼，奶奶说治沙队不要我，咋啦不要？兴他们骑着鸿雁飞哩，就不兴咱跨上快马跑！？”小九莲算是暗地里膘上劲儿啦。

想啊，想啊，奶奶坐在青石板上，眼望着棉花瓜儿似的羊羔，不知想什么呢。小九莲憋不住了，过来抱着奶奶的肩膀：

“奶奶，您想啥呢？”

“我在想，你对沙漠知道得太少啦！”

“咋就太少啦？再多该有多么多！？”

“要去治沙，先得恨这条盆和沙坝，它把咱们牧人可糟害苦啦！”

“噢。”

“要去治沙，还得爱这条盆和沙坝，有信心让它变个样儿！”

小九莲跳着脚、拍着手乐，“哎呀，奶奶，您这句话跟巴图伯伯说的一模一样。”

小九莲说的这个巴图伯伯，是盆和塔拉公社苗圃的党支部书记，他在旗里的国营林场工作了好多年，直到前年春天才调回来。一提起巴图伯伯，有好多事情在小九莲的脑子里翻腾，就像羊羔儿在井台上挤着抢着喝水似的，统统都拥进来了。

二 巴图伯伯

那是前年的事啦。前年，正是小九莲在初级小学毕业的那一年。

小学生在初小毕业，这在大伯伯和叔叔们看来，好像并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吧，可是，这在孩子们自己的天地里却是顶顶重要的。

想想吧，他们对高小的那些大哥哥、大姐姐们该是多么羡慕啊。那些大哥哥、大姐姐们，都到公社的那个营子^①里去上学，那是个好大的学堂噢，可以在那里吃饭，可以在那里住宿，手里捧着厚厚的书本，使用的全是自来水笔。更教他们眼馋的是：每年老师都领着那些高小学生到畜群里去，又是学打防疫针啦，又是学剪羊毛啦，自然，马是少不了要骑的，尽骑扒蹦子、炮蹶子(liào juǎz)的铁蹄马呀！

他们有时候悄悄溜过去，凑和着也想骑骑马，大哥哥们说：“去吧，去吧，等你们长大了，上了高小再骑。”就凭这一句话，他们是多么想着赶快长大、赶快升进高小里去

^① 营子，即村落。

念书呀。

除了上高小之外，他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想法：宝吉热要去放骆驼羔，琪琪格一心要经养小羊，小叶喜说是要当个猎手，“当——”一枪，打住一只火红的小狐狸，那该是多好多好的工作呀。

初级小学要毕业啦，是接着念书呢，还是参加到生产队里劳动？每个小学生都用自己那理想的金线织出了闪闪发光的一条路，这条路亮堂堂的，路旁开满了鲜花，平坦，宽广，格外的美丽。

小九莲呢，人小心不小。爸爸妈妈从部队里写给奶奶的信，统统是由她来念。每封信里都写着：“咱贫苦牧民，公社就是咱们的命根子，咱要热爱公社、热爱集体经济！”信里的这些话，也是奶奶经常爱说的话，奶奶总是说：“小九莲呀，什么时候长大了，能给队里放羊羔了，那可不赖！咱这一家人哟，要不是毛主席领导革命解放了草原，早就七零八散、冻死饿死啦！那阵儿，你阿爸让刮民党抓去当伙子，你奶奶讨着吃、要着吃都没个打狗棍呀！”

听了奶奶的话，小九莲心里想：“快长大吧，快长大吧！不管是放羊羔还是放马群，只要是对公社有好处的事，咱是坚决地干到底！”

可是，小学毕业以后，到底做什么？小九莲却有些拿

不准主意。她什么都爱：既想着骑快马，扒蹦子，和真正的骑手见个高低，又想着有一支双管猎枪，眯起一只眼睛瞄准，手指头轻轻一钩，“咚！”青羊子啦，黑熊啦，就会从石拉子上滚下来，好玩极啦。当然，她也爱那棉花瓜儿似的小羊羔，瞧那咩咩叫着的小模样，就稀罕煞人！哎，要是能到公社的乳粉加工厂去学技术也是不错的事，像变戏法似的，那么一变，就把牛奶变成了奶粉、黄油和香喷喷的奶酪……

总之，小九莲什么都想干，又不定心性。

秋天，老师领着他们毕业班的学生到公社参观去啦。生产队里套了一辆大马车，让小学生们舒舒适适地坐在车厢板上，老师充任了临时的车把式，他把大鞭一甩，喇叭一声，嘴里咦咦哦哦地叫着，胶轮像飞起来似的，在绿草茸茸的大甸子上转动起来了。

一路是歌声，一路是欢笑，一路是少年们对瑰丽的前途的憧憬。

大胶轮车跑得正欢哩，突然老师将鞭梢一甩，“吁！”喊了一声，辕马咯登一下停住了。老师说：“同学们快下车，公社的书记接你们来了。”

小九莲跳下车来一看，嘿，公社书记和一位年纪五十岁上下的老伯伯，像迎接远方客人似的在道口上站着哩。

公社书记，九莲是认识的，他常到生产队里去开会，

也常到他们小学校去作时事报告，还常常到九莲她们的蒙古包里去；他和九莲的阿爸是一起参加革命的。那个五十多岁的老伯伯，九莲却不认识。老伯伯长得黑瘦黑瘦，头戴工人帽，帽沿儿压在眼眉上，鬓角都白花花的了；胡子呢，可没什么胡子，不像别的伯伯那样留着两撇向上翘的胡子，看着怪神气的。老伯伯身穿一件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的蒙古袍——也许是蓝的也许是紫的——可忒旧啦，上面还打着补钉呢；现在在咱们牧业区穿袍子打补钉，实在是很少见。

老伯伯离着二十米远就颠儿颠儿地跑过来了，他一笑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露着年轻叔叔那样雪白的牙齿。小学生们站住了，往上伸直胳膊，向老伯伯致以少先队员的敬礼。老伯伯走过来，猫下腰，伸出抓套马杆子磨出老茧的大巴掌，跟小孩子们挨着个地握手。

小九莲睁大了长睫毛的黑眼瞳，心里暗自惊讶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呀，怎么这个老伯伯都能叫出我们的名字来呢？”

谁也想不起来啥时候跟这位两鬓霜白的老伯伯见过面，可人家却能一点儿不差地叫着小朋友们的名字：“小桑布呀，道尔吉呀，小仁沁呀……”“宝吉热，你想到队里去放骆驼羔儿对不对？好！”“小叶喜呀，记住，要想当一个出色的猎手，必须像红柳树那样坚毅，哈哈！”老伯伯自

己也笑了，看了公社书记一眼，说：“三句话不离本行，我跟咱们大学生们也得谈谈治沙、植树。”

公社书记说：“把你请来，就是为着给咱们大学生谈谈治沙、植树嘛。”

他们把刚刚念了四年小学的、还抹着鼻涕的小家伙们口口声声叫作“大学生”，听那口气，郑重其事，像真有那么回子事似的。

轮到和小九莲握手了。老伯伯把九莲那柔嫩的手攥在自己那热火火的大巴掌里，停了老半天，问：

“吓，是小九莲呀，十几啦？”

“伯伯，我十一岁啦，可是不算小啦。”九莲长得个儿矮，最怕别人说她小。

伯伯像考虑什么问题似的想了老半天，说：“是呀，咱们小九莲是不小啦，长成个大姑娘啦。初小毕业再升高小吗？”

“是呀，上高小也不错，搬到学校里去住，使用自来水笔写字呢。”九莲兴高采烈地说，“可是——伯伯，您知道吗？咱奶奶给公社放的那群羊好玩极啦，我也想着去放羊，领上羊群狗去追狼崽子，可‘棒’着哪！再不，放牛也行，我还会调教牛呢，保险比得上那些大个子牛倌叔叔们。放骆驼也行呀，越是大个儿的东西咱越能治，我有法儿……”